

七日談

(北京篇)

暮色漫過中國現代文學館的琉璃檐角，我望着藍色屋頂白色鈞檐勾勒出的線條，漸漸看不分明。玉蘭花期才過，西府海棠怒放，兩三樹晚櫻使人覺得春忽然發了瘋。這些年復一年的生靈，替那些封存在恆溫恆濕櫃裏的手稿續寫着春天。

那個香港少年把鼻尖貼在展櫃上的模樣，讓我想起二十多年前來文學館聽講座的自己。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華夏博覽看今朝」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開營儀式。來自香港英華書院的羅輝傑參觀後感慨：「我要寫下北京的紅牆黃瓦、在文學館見到的名家手稿。」

這場跨越南北的文學對話，正是中國現代文學館深化港澳台交流的動縮影，文學館始終將港澳台文學視作中華文化瑰寶的重要拼圖。二〇二四年三月，館內相繼舉辦梁羽生、金庸百年誕辰紀念活動，展出珍貴手稿及實物，再現新派武俠文學巔峰。同年三月，中國作協「萬水千山總是情——歡迎港澳作家回家」活動中，十幾位港澳作家向文學館捐贈手稿、書信等文獻，構築起血脈相連的文學記憶庫。五月，中國現代文學館與香港文學館聯合舉辦「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張愛玲、蕭紅等珍品首次跨地域聯展，串聯起兩地文學史的精神脈絡。

更令人欣喜的是，文學館正在成為港澳青年感知中華文脈的實踐平台。二〇二四年暑期，香港理工大學廖韻悅參與藏品編目，親觸南來作家手澤；香港大學黃芳淇助力策劃「新時代文學成就展」，用數字技術活化名家手稿。這些新生代以專業素養為文學傳承注入活

力，印證了文化薪火代代相傳的深意。正如文學館所期冀的，這些交流不僅是文獻的匯集，更是心靈的共鳴。未來，中國現代文學館將繼續拓展合作維度，讓香港同胞透過這一扇文學之窗，看見更遼闊的中華文化星空。

中國現代文學館於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成立，是文化傳承的重要里程碑。其誕生源自巴金對文學遺產保護的深切思考，一九七八年他首次提出建立文學資料館的構想，一九八〇年正式倡議籌建，將其視為人生最後事業，並捐贈七千六百六十件手稿及全部稿費垂範文壇。茅盾身後捐出《子夜》等手稿和藏書九千一百餘件，其中四部手稿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茅盾故居成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動革命文物。曹禺、葉聖陶、冰心、夏衍、丁玲、臧克家、孔羅荪、蕭乾等文壇大家紛紛響應，鼎力支持，為文學館籌建傾注無數心血，共同構築起這座保存文學記憶的殿堂。文學館的創建不僅實現了對現代文學發展脈絡的系統梳理，更凝聚着老一輩作家守護文化根脈的集體精神，成為見證中國文學發展的重要實證空間。

一九九六年新館奠基之際，朱自清之子朱喬森啟動遺物捐贈，至一九九七年正式捐獻其父藏書、文稿及生活用品，包括一副黑框眼鏡、書架及舊公文皮包。二〇二四年，朱自清手書「朱自清衣箱 到北平 清華園」的舊皮箱被認定為國家一級文物。這隻歐式風格衣箱承載多重歷史印記：側面殘存「青島」字跡及外文「R.-Kiaochow-Tsian」（膠濟鐵路），印證一九三七年抗戰南遷時朱自清經青島託運衣箱的流亡軌跡。正面收件地址「北平 清華

園」與模糊的收件地址（推測為國立西南聯大），映射其在西南聯大七年間清貧治學的堅守——他曾多次典當衣箱物品維持生計。箱體「Pe」「RA」字母或關聯北平、法蘭克福，暗示其可能購於一九三一年歐洲遊學期間，見證近代中西文化交融。衣箱不僅是朱自清個人流徙的實證，更縮影抗戰時期知識分子的精神風骨。其流轉軌跡串聯起北平、青島、昆明多地，銘刻着動盪年代文人的學術堅守與文化使命。在文學館建館四十年之際，朱自清衣箱等文物的深度研究既彰顯歷史細節的溫度，亦為建構文化記憶、強化民族精神紐帶提供珍貴載體，印證文學館守護文學遺產、貫通歷史未來、讓文物活起來的核心價值。

中國現代文學館在已經擁有十三尊文學大師雕塑，並為魯迅新塑像揭幕之際，正式啟動「大師花園」作家塑像創作計劃，特邀吳為山、曹春生、李象群等雕塑名家領銜，聯合全

國雕塑藝術家共同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十二位標誌性作家塑像。入選作家依生年排序為：田漢、聞一多、周立波、錢鍾書、蕭紅、張光年（光未然）、孫犁、柳青、汪曾祺、金庸、陳映真、路遙。文學館期待通過跨藝術門類的深度交融，讓文學大師的精神遺產在雕塑藝術中永續傳承，為中華文化譜系增添璀璨篇章。

文學館的廣場草地中央，矗立着一塊巨大的天然石。石頭中間有一個天然缺口，像極了逗號。中國現代文學館以逗號作為館徽。這既象徵現代性（古典文學無標點），更寓意文學精神的永續傳承。當前文學館正在強化古代文學、世界文學及港澳台文學研究，打破斷代界限構建完整文學譜系，以文明連續性視角廣續中華文脈。當明天的晨光照亮文學館的玉階飛檐，那些跨海而來的足跡，終將在逗號之後，寫下新的璀璨篇章。



◀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冰心雕塑旁的櫻花（日本晚櫻）這幾天正在盛開。 作者供圖

作者簡介：王軍，現為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著有《詩心：從詩經到紅樓夢》《司馬相如西南行》《李商隱》《高語罕傳》等。

逗號裏的春秋

王軍

「抬起手肘」

冰球，也稱冰上曲棍球，堪稱加拿大「國球」，參與或關注的民眾十分普遍。

在冰球場上有一句術語，叫「抬起手肘」（elbow up）。因為運動員在冰上奔走速度很快，難免互相碰撞，也常引起戰鬥，所以要做好被惡意攻擊準備。當被對方逼到牆角時，運動員要抬起手肘，予以迎擊。

現在，這個術語不只出現在冰球比賽，也被加拿大人用來對付利用關稅戰，妄圖吞併加拿大的美國總統特朗普。

特朗普不遵守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簽訂的三邊自由貿易協議，也完全無視國際貿易規章，單方面宣布對加墨產品徵稅，除對鋼鐵、鋁和木材等產品徵收百分之二十五關稅外，也揚言對加拿大乳製品徵收百分之一百以上關稅，更反覆宣稱要把加拿大納入美國，成為美國「第五十一州」。

其託詞是阻止芬太尼等毒品和非法移民從加拿大流入美國。但據官方統計數字，進入美國的毒品只有百分之一來自加國，而且加拿大政府已斥十三億加幣巨資，從人員、裝備等方面加強邊境巡邏。但特朗普「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覬覦的是加拿大豐饒物產，尤其是豐富的稀土礦藏，稀有金屬正是高科技和軍工產業不可或缺。

是可忍，孰不可忍！加拿大人只能「抬起手肘」了。除了政府採取行動，向美國有關入口產品徵收同等關稅外，並着手消除國內省際貿易壁壘，還到歐亞等地尋找新的貿易夥伴；民間也發起「買加拿大貨，抵制美國商品」行動。民心不可侮，人們紛紛取消原定到美國旅行計劃，每年

約一百萬人到美國佛羅里達州避寒的「雪鳥族」中，不少人表示以後不再前往，有的人已把在那裏的物業賣掉……

不久前，加美兩國冰球隊在四國聯賽中爭冠。決賽前夕，特朗普放話，說美國將輕鬆打敗「第五十一州」。結果，加拿大卻擊敗美國奪得冠軍。加國舉國歡騰，慶祝在敏感時刻有象徵意義的勝利。

近日，一位加國攝影師的照片在報紙和網上廣為流傳。攝影師捕捉到一隻兇惡老鷹俯衝襲擊在地上覓食的加拿大鵝（雁），溫順的加拿大鵝奮起煽動翅膀頑抗，終於把鷹擊退。因為美國國徽是一隻虎視眈眈的鷹，人們不難聯想到這有趣場面的含意。

加拿大和美國有長達八千八百多公里的邊界，從太平洋橫跨北美洲大陸到大西洋。因為免簽，兩國民眾自由友好往來，旅遊、探親或者跨境工作都非常方便，無形中也建立了深厚友誼。對於特朗普粗暴揮舞關稅大棒對待最親密鄰居，一半以上美國人認為是錯誤的。一對美國夫婦到加拿大邊境城市溫莎旅遊，在餐館晚餐時，為了表達對加國民眾的友好和尊重，特地為當時在座的所有食客「買單」。

關稅戰無贏家。俗話說，「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特朗普同時對歐洲盟友以及競爭對手任意徵收關稅，也引發各國憤怒，紛紛「抬起手肘」，採取反制措施。結果，將嚴重影響美國自身經濟發展。在目前特朗普的關稅戰及前景不明朗等因素影響下，物價飆、通脹升、失業人數不斷擴大的惡果已逐漸浮現，經濟衰退陰影籠罩全球。

我忽然想起國畫大師齊白石畫的一幅「螃蟹」圖，上面有一句精妙題詞——看你橫行到幾時！



藝象尼德蘭 王加

在西方美術史中，有兩幅著名的《乾草車》。一幅懸掛在英國倫敦國家美術館的薩克勒展廳中，由十九世紀英國風景畫家約翰·康斯坦布（John Constable，也譯為康斯泰勃爾）繪製的家鄉薩福克郡鄉間風光。另一幅同名作則完成於三百餘年前的尼德蘭地區，出自西畫史上神秘、內容天馬行空且令人費解的希羅尼穆斯·博世（Hieronymus Bosch）筆下的三聯祭壇畫《乾草車》。兩輛乾草車，前者流露出對家鄉的浪漫寫實，後者則蘊含着尼德蘭地區令人深省的道德隱喻。

在藏品豐富的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若時間有限只選三位大師的真跡作為重點，我的清單是：委拉斯凱茲（Velasquez），埃爾·格列柯（El Greco）和博世。其中兩位雖不是西班牙人，但重量級的代表作都陳列在此。佔據整間環形中央大廳的本土國寶委拉斯凱茲實至名歸；在托雷多古城功成名就並長眠的「希臘人」格列柯也佔據着一排展廳；但博世包括博世經典《人間樂園》的幾幅巨製也在一個單間集中陳列，其地位就不言而喻了。

時至今日，普拉多博物館觀展仍嚴禁拍照。此舉利弊共存，利好在於可以專心致志看畫不用惦记着拍照存檔留資料；弊端則是因為館內藏品太多不能拍照記錄會忽略掉一些看過的內容。然而，博世獨立的展廳是那個看完令人一頭霧水，畫面卻又揮之不去的存在。每次看罷都會情不自禁地感嘆：這位和達·芬奇幾乎「生死與共」的當代大師，是如何創造出那些獨樹一幟且腦洞大開的怪誕場景呢？相比較圍得水洩不通的《人間樂

滿載慾望的乾草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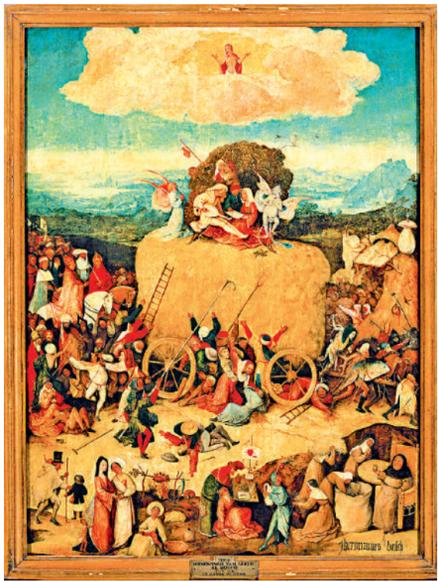
園》，斜對面的《乾草車》顯得冷清了些。然而，畫中的乾草車周圍則人潮湧動。前面拉車的是長相各異的妖魔鬼怪，頂着各類獸首和人形軀幹的它們凸顯了博世匪夷所思的想像力；車的後面是國王和主教引領着浩浩蕩蕩的隊伍尾隨，車的兩側和車輪下則圍滿了試圖爬上車或擄把乾草的人們，有些甚至相互扭打在一起。在用空氣透視法描繪的藍色遠景之上，天空中雲上的耶穌基督正靜靜地觀望着一切發生。緣何所有人像着了魔一樣追捧這架看似平平無奇的乾草車呢？博世這幅令人一頭霧水的畫面，實則包含了宗教和諺語的雙層含義。

首先，中央主畫屏詮釋了聖經《以賽亞書》四十章第六至七節的原文「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殘，因為耶和華的氣吹在其上，百姓誠然是草」。聖經中塵世萬物短暫易逝的規律，被博世上帝視角盡收眼底。然

而，畫家真正意圖呈現的是一句弗拉芒諺語：「世界就像一輛乾草車，每人都能從中摘取自己所想要的。」畫中所有圍着乾草車的人們，或雙手用力扒着、或用鉤子試圖拽下，都在竭盡全力地抓住他們眼前所見的「救命稻草」。在畫面右下角坐着一位肥胖的修士，手裏舉着啤酒觀望着幾位修女在往他身前的麻袋中裝乾草。加上尾隨乾草車的宗教領袖和帝王將相，博世試圖用主畫屏來暗指無論身份高低貴賤，人類都因貪慾物慾且試圖納為己有而受高聳的乾草車所引誘，進而追隨着妖怪們的引領被拖入右側翼屏的地獄中。

從左側翼屏當夏娃因無法克制慾望偷吃禁果而被大天使逐出伊甸園，到主畫屏人們被私慾和貪念所驅使簇擁着被魔鬼駕馭的乾草車駛向地獄，最終來到右側翼屏背景燃着熊熊烈火的黑暗世界接受惡魔的懲罰，博世試圖用栩栩如生的三聯祭壇畫向世人傳遞「貪圖人世間的物質財富和肉慾享樂（以乾草為象徵）最終會導致永恆詛咒」的警世人生觀。畫家用三聯畫的形式加上連環畫的敘事手法提供了一種當時宗教背景下並不常見的道德隱喻：人生的重點不單在於救贖行善，更重要的終生戒貪後的避惡。

「諸苦所因，貪慾為本；若滅貪慾，無所依止」。《妙法蓮華經》中一段關於貪慾的偈語，竟和北方文藝復興時期弗拉芒諺語的人生哲理不謀而合。博世五百年前筆下滿載慾望與誘惑的乾草車，時至今日依舊被世人瘋搶，說明儘管時代更迭，人性從未改變。



◀希羅尼穆斯·博世（Hieronymus Bosch）的三聯祭壇畫《乾草車》（局部）。 作者供圖

幸運

收到中文大學通訊，得悉蔡永業醫生夫人梁桂釗女士為了成全丈夫志願，甘願節衣縮食，又學習投資，終於儲得足夠資金。日前由侄女執行她的遺願，把九成遺產產共超過四億元捐贈予中大蔡永業腦神經科學研究所。蔡醫生生前心願是興辦研究腦病的中心，期望金生遜症等嚴重腦科病症的治療有所突破。他生於一九二一年，八十歲時在睡夢中辭世，十六年後妻子亦去世，他倆留下永恆的愛情，更留下貢獻人間的美善。一則通訊把我載回大學時代，那青澀的日子。當時中大只得崇基、新亞和聯合三間書院，聯合書院與耶穌會合作興建湯若望宿

舍，內有小聖堂，是中大唯一的聖堂。某個禮拜天我乘校巴上湯宿望彌撒，互祝平安彌撒禮成便離開，走過草坪，接近泊車的地方，忽然後面有把聲音把我叫住，回頭一望，是蔡永業醫生。

蔡醫生曾任警務衛生署署長，那時正擔任中大醫學院創院院長，經常在媒體亮相，昔才魚貫領聖體時已認得他。我回答說住崇基宿舍，他叫我登車，我建議送到路口，因為宿舍華連堂的路窄且陡，他卻不嫌麻煩，堅持送我送到門口，然後車子拐彎沿小徑駛下眾志堂。如是者二三次，後來我提不起勁上湯宿，之後沒有再見蔡醫生了。

蔡醫生身量不高，當時五十多歲，髮線已後移，也有點發胖了，給人篤實厚重的感覺，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大概是這樣子。我最難忘是那番對話，我讀報知道創辦中大醫學院之時曾遭反對，向他提及，他憤然道：「那些人 narrow mind！香港迫切需要第二間醫學院。」當時眼神流露出堅毅無畏的光芒，那光芒至今猶記。

聞說他是「辦公室最高效的工作狂」。這句話更令我感動，以他分秒必爭的性格，竟然義不容辭用寶貴的時間來載我一程，還毫不嫌煩，把我送抵門口。雖說中大空曠，義務載客是常見的，不過從聯合回教職員宿

舍路近，但從聯合繞到崇基再拐彎回家，一番折騰則起碼多花十分鐘。而我，不過是個陌生的教友、普通的學生而已，其中有幾許人情味？多少關顧？又何等體貼。

蔡醫生一生都服務於政府，薪傳於大學，造福於市民，他的大愛是減輕病人痛苦，宏願是醫學研究的突破。香港何幸，能夠培養出這種胸襟和遠見的古林志士。醫生何幸，得深情而精明的妻子落實其理想，又有一隊有心的醫療團隊繼續弘揚其大志。

小聖堂肅穆，檀香瀰漫，我何幸在這氛圍，遇到剛可開山劈石、柔可溫厚細心的人物。



HR人與事 黃秀蓮